

往昔追忆系列·之六

致编辑·报刊卷

卢昌海

Copyright © 2022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目录

自序	I
《科学画报》	1
《中国青年报》	42
《科幻世界》	53
《中学生天地》	65
《现代物理知识》	69
《数学与数学人》	92
《數學傳播》	104
《数学文化》	112
《南方周末》	122
《东方早报》	127
《中华读书报》	136
《Newton 科学世界》	146
《物理》	157
《读库》	164

自序

《致编辑》是跟写作有关的书信辑选，总计有两卷——《致编辑·报刊卷》和《致编辑·图书卷》，分别辑选了写给报刊编辑和图书（出版社）编辑的书信。这两卷电子书的内容将不会以网页形式发布，故将是我的首批以电子书为唯一发布形式的文字¹。

编这两卷书首先是出于一种个人兴趣——一种对日记和书信的个人偏好。在一则昔日微博中，我曾写道：

书信和日记是我喜爱的，因为比别种文字更原

¹ 我主页的长期读者也许会问：这两卷电子书跟我在主页上宣称过的“本人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任何 300 字以上的文字，均可在本站找到全文”是否矛盾？对此，电子书《微言录》（三集）自序中的一段话可作回答（虽然也许是略带诡辩的回答）：“并不矛盾，因为……（这一点将为今后所用），我的电子书也是‘本站’的一部分（故有所谓‘本站电子书’之称），只不过格式不是 HTML，形式不是免费而已。”

II

汁原味，且有一种活到他人生活里的虚拟现实感——这对于“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我们，几乎是人生的延展。

如果说读他人的书信和日记有一种“活到他人生活里的虚拟现实感”，那么整理自己的书信和日记，则如同是重温自己的生命之旅，重返自己的生命现场。这种感觉在早年整理日记，及先前制作跟日记有关的电子书时已有过体验，想要再体验，从素材角度讲，就只剩下书信这一种类型了。这种素材上的有限性，正如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的序言里针对写纪念文章的“资本”所作的形容：“有如钞票似的……用掉一张便少一张，自己不可能来制造加添的。”

体现这种素材上的有限性的，还有一个这两卷书特有的因素，那就是：这两卷书辑选的虽名曰“书信”，实则乃是电子邮件——因为我身处的是所谓数字世界，我

III

的写作以个人主页为场所，我跟编辑相识于网络，彼此的书信自然也全是电子邮件。但电子邮件相较于传统书信虽属新生事物，在中文世界里却颇有些未老先衰——从若干年前开始，就已越来越被微信所取代。我跟编辑的书信往来也不例外。而微信虽也是一种交流手段，甚至更加快捷，却也恰恰因为快捷，变得不像书信而像聊天（其中一部分干脆就是语音）。对注重文字的我来说，那样的交流已无收录价值（事实上，除对个别重要内容截屏留存外，我的微信通常是过后即删的）。电子邮件的这种未老先衰，为素材上的有限性增添了一个时间上的边界。跟前辈文人的书信绵延一生——故而往往要曲终人散后才能得窥全貌，也才适合及才被整理——不同，我跟编辑虽都还“健在”，书信往来却基本已成往事，不太会再有新素材了，从而不仅已适合整理，甚至已大有整理之必要，因为数字世界里的书信，只要一个帐号故障，就可能片字无存。

IV

这种因微信而渐趋消亡的书信往来，也许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中国大陆及与之相联的整个中文圈的普遍现象。我不知道未来的中文新书里还会不会再有“书信集”这一类别，倘有，或许跟我这两卷《致编辑》多多少少会有些相似：比如也会是电子邮件，甚至时间上的边界也会大致相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卷《致编辑》不仅是我个人的生命之旅或生命现场，或许也是很多同时代人共同经历过的一个时代的遗迹或缩影。

接下来对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的具体内容作一个简单介绍。

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两卷《致编辑》只是书信辑选——是“Selected Letters”而非“Complete Letters”。之所以如此，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对电子邮件未作细致分类，故只能通过搜索关键词（比如报刊名、出版社名，人名、邮址等）来汇集邮件，漏网在所难免；另一个（更

重要的)是,相当比例的邮件是固定流程的简单重复,作为“样本”或“标本”收录一二足矣,全数汇集则是浪费篇幅。此外,在微信取代电子邮件的“transition”阶段,因一部分交流转到了微信,使邮件与邮件间的关联变得支离破碎,破碎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值得收录了。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则是,这么多年下来,难免有些书信是值得收录却因包括误删在内的种种原因而不存了。

不过尽管只是辑选,有实质内容的书信却基本都被收录了。这些书信从范围上讲,涵盖了我与之打过交道的绝大多数报刊(以传统媒体为限,网络媒体不在其列),及出版过拙作的所有出版社,也涵盖了跟几乎每种报刊及每个出版社的联络缘起、经过及结束(假如已结束的话);从题材上讲,则除约稿、投稿、交稿、校稿等常规环节外,还涉及了对审稿人意见或建议的回复,编辑对我或(极偶尔的)我对编辑的催稿等;甚至还有拒稿、撤稿之类的小风波……其中有些还不无曲折,远比日记

更细致地记录了我的写作历程，也是我在某些书的前言或后记里述及过的事件背后的资料基础。

其次要说明的是，虽有部分例外，但这两卷电子书原则上只收录我的去信（故曰《致编辑》），而不收录编辑来信。这是因为，书信据我所知涉及两个层面的所有权：一封甲写给乙的信，物件所有权归乙，文字所有权却归甲。对电子邮件来说，物件所有权不是问题，但编辑来信的文字所有权是归编辑的，故原则上不予收录²。不过考虑到单方向的书信不易读懂，我对编辑来信的要点有时会略作介绍或转述，对信件的写作背景也往往会略作交代，以使全书逻辑贯通。

最后还有几个小细节值得稍稍交代一下。

其一是：如前所述，跟前辈文人的书信往往曲终人

² 当然前面也说了，有“部分例外”，那些例外在收录时大都会略作说明。

VII

散后才被整理不同，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是在我跟编辑都还“健在”时就整理的，故虽无敏感信息，仍决定隐去多数编辑的姓名及称谓（少数例外则是因早已公开撰文提及过）。本人跟编辑皆非名人，对多数读者来说，姓名及称谓写出来亦不过是陌生的“字符串”，略去了想必也不至于损失多少信息。

其二是：书信的时间（包括时间的格式）是直接从邮件上复制的，在往来书信的情形下（如前所述，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原则上不收录编辑来信，但有部分例外），偶尔会出现来信和去信的时序颠倒的情形，这并不是因果律遭到了破坏，而只是我跟编辑处在不同时区所致。

其三是：整理旧信就跟以前整理日记类似，颇能读到些文字上的“少作之悔”，但也跟整理日记时的做法相仿，除对笔误、标点等略作订正外，文字风格一律维

VIII

持了原貌，内容上的某些删略（多为略去网址等），则均以脚注形式作了说明。

其四是：每份刊物或每个出版社在书中各占一章，相互排列则大致以初次合作的时间为序。

最后则是：这两卷《致编辑》电子书除如前所述，是我的首批以电子书为唯一发布形式的文字外，书信本身及间杂于书信前后的背景交待之类的文字还包含了我在写作、发表、出版等方面的体验及看法，很多是从未在其他文字中述及过的。这些也都是这两卷书的独特之处。

2022 年 7 月 4 日

《科学画报》

自建个人主页，并在主页上写作以来，《科学画报》是最早发表我作品的传统媒体，《科学画报》编辑是最早跟我联系的编辑。因此，这本《致编辑·报刊卷》就从《科学画报》开始吧。

如自序所言，本书原则上不收录编辑来信。不过《科学画报》编辑的最初几封来信可为例外——因那几封来信多年前就已收录在了主页上³，故将往来书信一并收录于下：

Thu, 10 Jul 2003

卢昌海，你好！

³ 主页网址为（后文将不再重复）：<https://www.changhai.org/>，那几封来信收录于“虚拟世界的真实人生”一文所附的“网友通信录”里。

我是上海《科学画报》杂志（已经很老了，今年刚好 70 高龄）的编辑，近日看到你所写的《Transporter：生命传输机》一文，文章深入浅出非常有趣，很适合我们杂志的读者。我想将贵文全文刊登，希望能得到你的惠许！

另外，有三点需要说明一下。一是稿费怎样给你？二是署名权尊重你个人看法，真名笔名都可以，但网站名我们不能写上，因为新闻出版署曾专门发文不让这样做。三是按照出版规范，需要将文中的英文单词换成中文。

盼望得到你的回信和支持。

祝一切如意！

[...]

□ □ □ □ □ □

Mon, 14 Jul 2003

[...]，您好⁴，

⁴ 需要说明的是，这组书信从这第二封开始，原信已不存，当年收录在主

我把文章的纯中文版放在附件里了，并附有对应于插图的大图。

稿费请不必考虑，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科学画报》，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及快乐的时光。如今用自己的文章来对她做些微薄的贡献是应该的。

发表时请用我的真名，网站名就不必登了。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 □ □ □ □ □

Tue, 15 Jul 2003

卢昌海，你好！

页上的就是唯一记录。但当年的收录其实是不全的，且略去了称呼、落款，及个别其他信息（比如 2003 年 7 月 16 日来信中的报纸名字就略去了），这些皆已无法复原。只不过为维持格式计，参照第一封信及我自己的落款习惯，对称呼和落款作了补全，与实际文字未必相同。

稿件收到，非常感谢！听说你是《科学画报》的老读者，倍觉亲切。如果文章最终刊登的话，稿费是一定要给你的，你能够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已经很感激你了。我们还希望以后再约你写些物理方面的科普文章呢，怎么可以让你劳而无获呢？你看看国内有没有合适的人帮你收着稿费？或者你信得过的话，我先给你放着，等你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有朋友回国探亲时再帮你带回美国去？

看到你讲科普之不足的文章⁵，现在的科普文章确实有这个问题，在阐述的内容上有点过度筛选。

祝一切如意！

[...]

□ □ □ □ □ □

Wed, 16 Jul 2003

⁵ 这应该是指当时刚刚发表在主页上的“从民间‘科学家’看科普的局限性”一文——后来收录于《因为星星在那里：科学殿堂的砖与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卢昌海，你好！

昨天与你联系上后，我想起一事。今年是《科学画报》七十周年，现在我们在做一些宣传和纪念活动，其中的一项就是让老读者谈谈与《科学画报》的故事，我们打算邀十位读者，来个“十日谈”。听你说从小就看《科学画报》，能不能请你从你是怎么喜欢上《科学画报》，《科学画报》对你人生的影响等方面也写个小文？文章将刊登在××报上（应该也是有稿费的）。或者你自己觉得有个什么特别好的角度来谈你和《科学画报》之间的故事，也可以。

祝一切如意！

[...]

□ □ □ □ □ □

Tue, 15 Jul 2003

[...]，您好，

谢谢提议，不过《科学画报》七十年间读者

无数，其中定然不乏卓然已成大家的前辈。我的回忆自问是入不了十篇之列的。再者现在我手头早已没有当年的杂志了，回忆起来会有太大的模糊性，不适合作为征文。以后有机会还是写些科普文章吧。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这组通信促成了“生命传输机”一文在《科学画报》上的发表（发表于2003年第10期）。但自那以后，隔了近三年才重新跟《科学画报》有“互动”，想不起是因什么缘故没有持续合作——或许并无缘故，写作初期“踽踽独行”乃是常态，有人问津才需“缘故”。

再次跟《科学画报》“互动”时，编辑已换了人。新编辑初次来信时只称自己为“科普期刊的编辑”（故我在去信中要求“简单介绍一下贵刊的情况”），表示找了很久才找到我（这应该不是客套，我主页早年的访客

很少，碰巧被编辑撞见的概率亦很小)，想让我编译一篇关于“混沌学在通信方面应用”的文章。这种“编译”型的约稿在之后跟《科学画报》的合作中时常遇到，我对“编译”并无兴趣，遇到此类约稿，一般是视之为限定题材（即以对方想让我“编译”的文章为题材）的约稿，故通常会以对题材是否熟悉或是否感兴趣为由进行取舍。

Monday, March 20, 2006

[...], 你好,

我对混沌学在通信方面的应用不熟悉，因此这次的约稿无法胜任。不过今后或许可以就其它题材进行合作，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贵刊的情况？

祝好，
卢昌海

编辑很快来信介绍了刊物情况。我的去信则回复了对方关于我写作领域的询问。

Monday, March 20, 2006

[...], 你好,

原来是《科学画报》，这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刊物之一。三年前贵刊的[...]编辑曾与我联系发表了“生命传输机”一文。我的写作范围通常是物理、数学、天文这三类。网站上的文章基本涵盖了我的写作范围。今后若有合适的题材我会与贵刊继续合作的。

祝好，
卢昌海

此次书信往返并未导致任何合作，再次联络则是在两年半之后（那时我已在其他杂志上发表了约 30 篇文字），（同一位）编辑来信约写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介绍，导致了“从对称性破缺到物质的起源”一文在《科学画

报》2008 年第 11 期上的发表——这也是我跟《科学画报》的第二次合作⁶。下面的两封书信是合作之初的典型去信，询问交稿时间、稿件篇幅之类的基本信息，及确认这些信息的“收讫”（夹在两者之间的编辑来信的内容可从我的去信里大致看出，就不介绍或转述了），此处作为“标本”收录一次，之后则将大都不再收录。

Saturday, September 27, 2008

[...]，您好，

谢谢来信及约稿。可否告知贵刊什么时候需要稿件（即从诺贝尔基金会公布获奖者到交稿之间有多长时间），以及稿件的篇幅？

祝好，

卢昌海

⁶ 这里需作一个“一揽子说明”：由于涉及的文章太多，且文章在报刊上的标题与我主页上的标题往往不同，逐一标注太过繁琐，不如随意为之，其中不标注的部分就留给有“钩沉”兴趣的读者自行推测吧——以书信的日期及内容为线索，不难从我主页的“已发表作品列表”中推测出是哪篇文章。当然，偶尔也有文章不曾发表的情形，但从书信内容或背景介绍里当能轻易看出。

□ □ □ □ □ □

Wednesday, October 08, 2008

[...]，您好，

物理学奖已经公布，我将在 13 日前将 2000 - 2500 字的稿件寄给您。若贵刊方面对稿件的要求有任何改变，请尽快告诉我。

祝好，
卢昌海

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一般来说，报刊编辑对文稿的干预度比图书编辑大得多，交稿后常会收到增补或删节的要求。上述文章也是如此，交稿后，编辑希望能增补一些内容（希望增补的具体内容可从我的去信里大致看出，就不介绍或转述了——BTW，但凡对去信之前的编辑来信未作介绍或转述，一般都是出于这一原因，今后将不再重复），下面是我的回复：

Mon, Oct 13, 2008

[...], 您好,

您提到的第一点, 即正反物质的不对称性, 我在文章中已经提到了 (倒数第二段), 虽然由于字数所限, 写得较为简略。

我可以扩充第一点的内容, 并加入您提到的第二点。但您要求的字数是 2500, 而文章目前的字数已经超过 2700, 增写后字数将更多, 这是否会超出贵刊给予本文的版面大小?

祝好,
卢昌海

□ □ □ □ □ □

Monday, October 13, 2008

[...], 您好,

关于第二点 (即寻找或制造反物质能源等)

再补充几句。虽然由于正文提到反物质这一概念，从而可以顺带介绍这一点，但它其实与今年的获奖理论（即 CP 对称性的破缺）并无关系，因为无论 CP 对称性破缺与否，人类都可以寻找或制造反物质。这一点供您是否需要加入该部分内容时参考。

我将在收到您的决定后的 24 小时内完成修改稿。

祝好，
卢昌海

我跟报刊或出版社的合作大都是对方主动的，相反的情形——即我主动投稿或提议的情形，通常只针对熟悉的编辑⁷。下面的邮件是一个例子：

Sun, Mar 8, 2009

[...]，您好，

⁷ 只有一次例外，参阅后文章节：《數學傳播》。

附上一篇我一年前所写的关于未来的文章，不知贵刊是否有兴趣？我记得小时候读《科学画报》时读到过一些畅想未来的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知这样的题材目前是否还登？

祝好，
卢昌海

编辑采用了这篇文章，但要求删除其中引述的美国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批评载人航天的话，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正在搞载人航天，这一话题比较敏感”。我去信允了。

Monday, March 9, 2009

[...]，您好，

我对文章作了少量修改……删除了温伯格批评载人航天的话，只保留了他对美国载人火星计划的批评。

祝好，
卢昌海

前文说过，报刊编辑对文稿的干预度比图书编辑大得多，交稿后常会收到增补或删节的要求。此处便是删节的例子（前文则是增补的例子）。由于我一向视主页为写作的唯一“主阵地”，对报刊版的发表虽乐观其成，对其文字细节却不太纠结，对编辑的此种要求也往往“半推半就”。但无论在报刊版上作过何种妥协，我在主页上发布的永远是原稿。我并且在“版权声明”中明确宣布过：“对于本人文字，凡本站版本与发表在其它场合的版本有出入者，本人的观点一律以本站版本为准”。

回到书信上来。下面收录的这封信是针对“冥王星沉浮记”一文回答一位“审稿老师”的疑问的：

Tuesday, September 01, 2009

[...]，你好，

我将在一两天之内把压缩后的文章发给你。

关于审稿老师提到的“行星包括大行星、小行星”的说法，可否转一篇国内的权威性资料给我？将文章中所有提到“冥王星不是行星”之处改为“冥王星不是大行星”以符合这一说法倒是不难，但最好能先确认这的确是国内天文界的主流看法，而不是误将某些冥王星爱好者的看法当成学术界的看法。国外也有一些冥王星爱好者以“小狗也是狗”为由提出“矮行星也是行星”，但这只是冥王星爱好者一厢情愿的说法，未被学术界认可。国际天文联合会的行星新定义并不是“大行星”新定义，因此不符合该定义的——比如冥王星——不是行星，小行星就更不是行星。国内学术界在这些方面通常是紧跟国际学术界，不会另搞一套的，因此审稿老师的说法可否再确认一下？

祝好，
卢昌海

收到我的信后，编辑提供了一篇中文稿的链接，于是我又写了一封回信：

Fri, Sep 4, 2009

[...]，你好，

链接中的中文并不是对国际天文联合会决议的忠实翻译，而很可能混入了已被否决掉的有关“经典行星”的提案或投票前流传的其它新闻稿的内容。我在本邮件中附上了一份最后决议的英文原文。从原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星只有八个，矮行星只是“天体”(celestial body)的一种，而不是行星的一个亚种。

祝好，
卢昌海

下面这封信是关于“信息存储的今天和明天”一文的。信中提到的写两份文稿的做法，后来逐渐成为我替

报刊撰稿时的惯用做法，即首先按自己的风格写，通常会写成一篇深度和字数超出要求，且包含英文标注、文献、脚注等等额外内容的文字——此为原稿。之后则“削足适履”地删略出一份更符合约稿要求的版本。早期我一度会像下面这封信那样，将两个版本同时提供给编辑，后来发现编辑几乎总是选择删略稿，便改为了只提供删略稿，原稿则只发在主页上。

Thursday, December 31, 2009

[...]，你好，

附件中是有关存储技术的文稿，共有两份，一份是接近篇幅要求的版本，另一份则是原稿，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如果其中有些被前者删去的内容需要恢复，可以来信告知。

收到后请回复一下。

祝新年好，
卢昌海

跟报刊合作时，除内容外，在时间上也往往有各种约束，有时需彼此协调。下面的四封往来书信（内容简单得如同对话，相信编辑不会在意来信部分的“文字所有权”，就一并收录了——后文将不再对此一缘由重复说明）是这种协调的“样本”：

Tuesday, April 20, 2010

卢先生，您好！

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不知最近是否有空帮我们写一篇关于云计算的文章，主要就是告诉老百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它的由来、特点、应用、前景、存在的问题、与其他技术如网格技术的比较等，字数 2500-3000，五月初交稿，可以吗？谢谢！

[...]

□ □ □ □ □ □

Wednesday, April 21, 2010

[...], 你好,

好的,我可以写一篇有关云计算的文章。不过可否将交稿日期略延几天至五月十天左右?我四月底有一篇约稿要交,五月初交稿可能会比较仓促。

祝好,
卢昌海

□ □ □ □ □ □

Tuesday, April 20, 2010

能否再提前几天,7号行吗?因为我们现在是签了合同,保证15号送厂印刷,10号稍微晚了点。谢谢!

□ □ □ □ □ □

Wed, Apr 21, 2010

好的，我会不迟于 7 号交稿。

下面是另一类“样本”（也是往来书信）——是编辑紧急需要文稿的情形：

Wednesday, November 3, 2010

卢先生，您好！

上次跟您约的关于战争的稿件，不知您能否提前给我？我这期有一篇稿子不太理想，想重新找人写，但时间上来不及了，所以想看看您的稿子能不能提前挪到这期发。谢谢！

[...]

□ □ □ □ □ □

Wed, Nov 3, 2010

[...]，你好，

我这些天在写“太阳的故事”，估计今天可以完成。从明天开始可以把精力放到那篇有关战争的约稿上。不过一般来说从收集素材到完成起码需要一周时间，我争取在 11 日左右交稿，不知是否赶得及？

祝好，
卢昌海

跟我在主页上撰文的率意而为不同，报刊的约稿很少涉及敏感话题，迄今唯一的例外是《科学画报》编辑有一次来信提到要做一期“关于‘为何有人反科学’的深度报道”，并举了反进化论、反气候变暖、反疫苗、反相对论等主题，问我可否写一篇。我去信允了“反相对论”这一主题，但提醒了这一主题会触及前苏联和中国的历史。

Mon, Dec 27, 2010

[...]，你好，

由于对进化论、气候变暖、疫苗等不够熟悉，我如果写的话，将只写跟反相对论有关的内容。如果这样可以的话，请告知稿件的字数要求及交稿时间（最近有点忙，交稿时间请尽量定得宽一点）。

祝好，
卢昌海

□ □ □ □ □ □

Sunday, January 02, 2011

[...]，新年好，

这次有关反相对论的约稿可能会涉及一些敏感内容，我想提前说明一下，以免交稿后才发现不适合，对贵刊的组稿造成困扰。

历史上反相对论最著名的时期主要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苏联，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期间）

的中国。NewScientist 那篇文章主要是介绍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但我若写这一话题，将会包括前苏联和中国。虽然我会避免牵扯不必要的政治，但既然要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当年意识形态挂帅的情势（因为那是中、苏两国反相对论的根本原因）。印象中贵刊似乎极少有过此类文章，因此我想确认一下我拟写的上述内容是否误解了贵刊的意思。

祝好，
卢昌海

编辑回信表示“苏联的可以涉及，但中国的尽量不要涉及”。我于是沿袭前文提到的写两份文稿的惯用做法，写了一篇“他们为什么反相对论”，原稿将德国、苏联、中国的反相对论历史都涵盖了进去⁸，给《科学画报》的版本则略去了中国部分。但后来实际发表时，连苏联部

⁸ “他们为什么反相对论”的原稿收录于拙作《小楼与大师：科学殿堂的人和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如今回看起来，当年的出版社审查尺度还算宽松，换做是现在，原稿连出书也不太可能了。

分也被删去了，看来编辑自己也低估了刊物的审查尺度。

2008、2009、2010 那三年，我每年都替《科学画报》写了一篇介绍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文章，但 2011 年的约稿因家事而推却了，下面的三封书信（中间一封为编辑来信）记录了这一事件：

Thur, Sep 22, 2011

[...]，你好，

上次答应的今年的诺贝尔奖约稿无法兑现了，因为正在纽约探亲的我妈妈从上星期起腰部剧痛，今天从 X 光透视结果中得知是因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家里的情况登时变得十分忙乱，考虑到骨折的恢复需要较长时间，而诺贝尔奖的颁奖就在下月，实在难以有精力应付（因为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已经在连载的稿件必须撰写，以免中断），因此只得推却这次的约稿了，真是不好意思。

收到此信后请回复一下。

祝好，
卢昌海

□ □ □ □ □ □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11

卢先生，您好！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感到很抱歉，但如果我把时间再延长一点，您可不可以再抽点时间帮我写稿，说实话国内搞物理的人不少，但很难找到像您写得这么通俗易懂的。您的文章基本不用改动，我把时间延到 13 号我的截稿日，您看能不能考虑一下。确实让您为难了，谢谢！

[...]

□ □ □ □ □ □

Thu, Sep 22, 2011

[...]，你好，

谢谢提议，不过这次的情况下我决定还是不接稿了，除家事因素外，也考虑到诺贝尔奖是一个与具体获奖成果有关的不确定题材，很难预估写作所需的工作量，如果获奖成果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分支，而我那几天又抽不出足够的时间的话，势必影响文章的水准。因此还请见谅。

祝好，
卢昌海

2011 年 11 月，《科学画报》编辑来信约写专栏（之前写的都是“散篇”），要求联系近期的科学新闻，每期一篇，字数 1300 左右（后来的实际限制是不超过 1500）。我回信原则上允了，但提议将“科学”扩展为“科技”。

Wednesday, November 09, 2011
[...], 你好，

谢谢约稿。开设专栏大体上应该没问题，唯

一顾虑的是未必能保证绝对不出现中断，比如遇到长期外出或像上次那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很少，但偶尔发生时是否会对贵刊造成困扰？另外，从内容上讲，除科学类外，是否也可以写些技术类的东西？比如遇到像 Jobs 去世那样的事件时，写一篇跟 Jobs 有关的文章？

祝好，
卢昌海

编辑允了题材方面的建议，为防缺稿，双方约定的策略则是由我预先储备一两篇文稿，以备不时之需。这个专栏后来取名为“格物致知”，每个月月底交稿，写了约三年时间，专栏文章的“原稿”（外加个别其他文章）后来汇集成了《霍金的派对：从科学天地到数码时代》一书，于 2016 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跟专栏有关的往来书信彼此相似，值得收录的不多，姑让时间“快进”一段。第二年差不多同样时候，在被

问及下一年是否可以继续写专栏时，我试图趁机推掉为每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撰写介绍的“苦差事”，结果没有成功（不过在这之后，实际上只替 2012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写了介绍，之后又因家事推了一次，再往后则跟《科学画报》的合作本身走向了尾声——此为后话）。下面三封书信（中间一封为编辑来信）是关于此事的商议。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 你好,

[.....]⁹

明年继续写专栏没有问题，不过从明年起我将不再撰写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章，这主要是考虑到时间太赶，而我一来是不喜欢赶急稿，二来是无法保证那段时间一定有空，这点还请见谅。

祝好，

⁹ 此处略去了关于一篇具体专栏文章的讨论。

卢昌海

□ □ □ □ □ □

Thursday, November 1, 2012

卢先生，您好！

稿件已收到，谢谢！非常感谢您能继续帮我们专栏撰稿，至于诺贝尔奖，我还是非常喜欢您能帮我写，因为物理学奖往往涉及的领域都比较深，一般人很难理解，但您的稿子写得真的非常棒，通俗易懂，所以我明年争取申请把诺贝尔奖的报道退后一个月，您看可行吗？

[...]

□ □ □ □ □ □

Friday, November 02, 2012

[...]，你好，

如果报道能推后一个月，那就没问题了。

祝好，
卢昌海

下面这封致编辑信是关于“量子引力在我家中？”一文的，是因编辑转来了一位“审稿老师”的意见，认为我文章所引的普朗克长度的数值有误。

Fri, Jan 4, 2013

[...]，你好，

审稿老师的数据与我的并无实质出入，对于像普朗克常数这种数量级极大或极小的数据，科普中常常只提数量级，而略去具体数值（即审稿老师那 1.6×10^{35} 中的 1.6），另外，普朗克长度原则上是允许添加数量级为 1 的常数的，从而具体数值（即 1.6）并无重要性。不过，如果审稿老师希望采用 1.6×10^{35} ，那也是完全可以的，由贵刊自行决定吧。

祝好，
卢昌海

下面的这组书信是关于“作品一〇〇”的，算是跟《科学画报》合作期间的趣事，故对往来书信都作了收录：

Wednesday, March 20, 2013

卢先生，您好！

请问下一期专栏的选题是什么，因为平时选题会都是部门内部开的，这次突然社长要来开选题会，所以先跟您确认一下选题，谢谢！

[...]

□ □ □ □ □ □

Wed, Mar 20, 2013

[...]，你好，

下一期（即本月底要交稿的这一期）恰好是我在平面媒体上发表的第 100 篇文章，我打算

效仿阿西莫夫第 100 部作品的取名方式取名为“作品一〇〇”，介绍自己与科普及与《科学画报》结缘的经过，并稍稍涉及一点信息及信息技术方面的内容。这一篇我几个月前就开始打算了（主要是在预测哪一篇恰好会是第 100 篇），请务必向社长美言几句，令其过关。虽说专栏是有关科技的，但专栏作者偶尔谈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希望也能允许。

祝好，
卢昌海

□ □ □ □ □ □

Sunday, March 24, 2013

卢先生，您好！

上周五一直在开会，没来得及看邮件，抱歉。您的选题我尽力去争取，但具体什么情况，我要等选题会后告诉您，谢谢！

[...]

□ □ □ □ □ □

Sun, Mar 24, 2013

[...]，你好，

我将等结果出来之后再动笔。

不过，今后是否所有的选题都要先经过选题会批准？并且选题会的日子如此接近月末？

祝好，
卢昌海

□ □ □ □ □ □

Monday, March 25, 2013

卢先生，您好！

这期是这样的，我们选题其实基本都定了，但是社长最近对我们的选题不大满意，平时他并不分管我们部门的，只是挂名的主编，所以提出要专门开一次选题会。您的选题我们部门内

部讨论过，觉得不太适合放在专栏，所以提出以下建议，您看是否可行？

1. 介绍您自己与科普及与《科学画报》结缘的经过，单写一篇，700 字左右，发在“征文”栏目，题目也可叫《作品一〇〇》。因为今年我们是创刊 80 年，正在进行刊庆的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是专门开辟了一个“征文”栏目，邀请专家、读者撰文。
2. 专栏还是另写一篇，内容是科技方面的。

至于以后的选题，估计近几期会比较严一些，估计是得在选题会上报的，敬请谅解！谢谢！

[...]

□ □ □ □ □ □

Mon, Mar 25, 2013

[...]，你好，

这是好主意，比将“作品一〇〇”放在专栏里更好，因为那样我就不必硬将该篇往专栏的主题上靠。我将在月底前提交“作品一〇〇”与专栏文稿。不过请将两者放在同一期（否则“作品一〇〇”就不是第 100 篇了），在该期内的先后顺序则随意。谢谢。

祝好，
卢昌海

□ □ □ □ □ □

Mon, Mar 25, 2013

卢先生，您好！

您放心这期两篇都登，而且“作品一〇〇”放在前面，专栏在后。谢谢！

[...]

“作品一〇〇”后来获得了《科学画报》的“辉煌

80 年”征文大赛二等奖，但直到此次整理书信，我才注意到编辑在来信里提议过将该文发在“征文”栏目。当年只关注该文能否刊发，及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第 100 篇作品，未曾注意这一细节，被告知获奖时还颇感意外——因为不记得应征过。“作品一〇〇”带来的另一个意外是由于该文直接提到了编辑的名字¹⁰，于是编辑来信作了个小小的澄清，我这才知道，一直被我称为“×先生”的编辑原来是女士。

Thu, Apr 18, 2013

[...]，你好，

很惭愧弄错了性别。其实，我弄错编辑性别已非一次，有时是确实弄错，有时则略有怀疑，但不便询问，就利用中文里“先生”一词偶尔也用于称呼女士的特点含糊过去。☺

¹⁰ 虽然编辑的姓名及称谓在本书中大都被省略为[...]，其中一部分其实是从我主页上的文字里“索隐”出的，此处便是例子。这对细心的读者或许已不是秘密。

祝好，
卢昌海

从 2013 年到 2014 年，在维持专栏的情况下，我陆续推却了专栏以外的约稿。其中包括 2013 年 5 月推却了一篇关于“密码危机”的约稿；2013 年 7 月推却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介绍；2013 年 9 月推却了一篇关于“投资理财背后的科学”的约稿；2014 年 7 月推却了一篇以编辑寄来的某英文稿为素材的约稿。下面这几封就是相应的推却信：

Thu, May 23, 2013

[...]，你好，

未来两三周我时间比较紧，估计来不及写额外稿，这篇就请别人写吧。不好意思。

祝好，
卢昌海

□ □ □ □ □ □

Sun, Jul 28, 2013

[...], 你好,

九月份专栏文稿放在附件中了, 收到后请回复一下。

另有一事要提前说一下: 今年十月份起我有买房过户、装修、搬家等杂事, 恐将持续一两个月, 其间甚至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在家中上网, 因此今年诺贝尔奖的文章得推辞了, 请见谅。

祝好,
卢昌海

□ □ □ □ □ □

Fri, Sep 20, 2013

[...], 你好,

我虽然写过许多并不擅长的题材, 但那类

专栏短文大都发源于物理预印本档案馆里的论文，那类论文本身就比较适合物理背景的读者，而且我又只择其中较有把握的部分进行介绍，选材比较机动。在不擅长的领域中指定一个题材进行介绍却要困难得多，且容易写错，因此无法接稿，还请见谅。

祝好，
卢昌海

□ □ □ □ □ □

Sat, Jul 5, 2014

[...]，你好，

寄来的文章看过了，题材是吸引人的，不过对内容我不太看好，所介绍的理论是建立在非常任意、没有足够依据的假设之上的，显得比较草率。我另找一个题材吧。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在我跟《科学画报》为期约十年的合作中，上述书信所涵盖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是推却约稿最频繁的。这一“反常”也是此次整理书信时才被注意到的。如今回顾起来，这种频繁推却仿佛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我跟《科学画报》的合作即将曲终人散。

2014年10月12日，我给《科学画报》编辑写了最后一封推却信：

Sun, Oct 12, 2014

[...]，你好，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在《科学画报》开专栏快三年了。这三年专栏带给我的不仅是写作的愉悦，而且也因寻找题材而拓展了视野，这两方面都是非常感谢《科学画报》的。不过，未来两年我需要暂停一下专栏写作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最近接受了科学出版社的约稿，要

在未来两年内写一本关于行星天文学的书；二是萌生了一个新念头，打算写一系列理科书话（即与理科名著有关的书话）。由于我写作全靠业余时间，两项之余再写专栏实在是力所不及，故需要从明年起暂停专栏方面的写作（今年 12 月份的专栏会按期交稿的，请放心）。

谢谢并祝好，
卢昌海

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跟《科学画报》十余年合作的终结——虽然在这之后，我跟编辑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直到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稿——2014 年第 12 期的文稿——排版完成。

跟《科学画报》的合作终结两年多之后，2017 年，我重新接到了编辑的来信，那时她已离开《科学画报》，代表一份不同的杂志前来约稿。但那时我正忙于撰写《时空的乐章：引力波百年漫谈》一书，故再次作了推却。

卢昌海电子书·之十四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1. 《我的“疫年纪事”》
12. 《漫话科学哲学》
13. 《微言录》（三集）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